

袋鼠妈妈喊救命

何春蕤

——何春蕤&朱天心

你在路上观察过

带着孩子的女人吗？

留在你脑海的印象是什么？

——满头大汗找厕所把尿。

——给哭闹的孩子一个巴掌。

——给不耐烦的公车司机轰下车。

她们的苦闷，你了解吗？

何春蕤：很多人一提到「不上班的女人」都会直接反应，「哇！好轻松！」果真如此吗？问问袋鼠族，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

朱天心：问我最好。自愿扮演了两三年袋鼠族的角色，像只母兽，终日盯着那只毫无理智的小兽，每天只能说些简单的儿语，我常怀疑自己连正常的语言能力都丧失了。

何春蕤：每个女人全心投入照顾幼子的阶段，生命犹如被吸血过多似的消耗殆尽。可悲的是，当母袋鼠尽其生命来照顾孩子时，却被视为是没有生产力的一群，这实在很不公平。

朱天心：就拿写作来说吧，男性在家专心写作，大家肯定他们是「专业作家」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；我在家带孩子兼写作，却被视为「闺秀作家」，不食人间烟火。一切的评价，完全把袋鼠族摒弃于社会主流价值之外。

何春蕤：我们的社会常以做什么工作来界定一个人的价值，而家庭主妇没有领薪水，就表示没有工作、没有生产力，其实家庭主妇在家做家事，带孩子，也是在工作。

朱天心：不但没人支付薪水，我们一旦选择当家庭主妇，似乎就会被界定为没有知识、不求长进、幼稚保守的角色。不少职业妇女时常在我们面前抱怨她们有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；言下之意，家庭主妇是多么轻松似的，其实家庭主妇的压力，由于非我族类，是很难真正体会的。

何春蕤：职业妇女压力固然大，但是她们的呼声也大，不像家庭主妇，一直扮演「没有声音的女人」，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弱勢族群。

朱天心：岂止是弱勢，甚至还是被孤立的族群。想想看饭店、咖啡厅、电影院等一些工作族下班后去的场所，绝不容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出没；朋友间的问题，也很难插上嘴，久而久之，袋鼠妈妈就只能出没于一些畸零角落，与社会脉动脱节，成了「畸零族群」。

何春蕤：的确，我们社会很多休闲场所的设计，几乎都不适合带孩子出入的。我们留给袋鼠族的空间既是如此狭窄，又如何要求他们拓展生活空间呢？

朱天心：其实当一个袋鼠族，最大的干扰，有时还是来自周遭朋友价值观的比较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十分向往做家事、带孩子的乐趣，于是辞去工作，专心当袋鼠族。但是她的朋友，总会有意无意地告诉她「没工作的人，是没有价值的人」如此的讯息。我常怀疑，一个不被聘雇的人，难道在社会上就真的没有价值了吗？

何春蕤：说主妇是没工作、不事生产是很偏颇的论调，女人在家扮演厨子、管家、女佣、保姆、家庭教师，为家庭省下的每一笔钱，就是她所赚到的。每次听人说，女人从先生那儿揩油存私房钱，我就很生气。主妇自己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先生是必须付予太太薪水的。先生赚的钱，在扣除家庭开销后应均分二等份，一半是太太的薪水，才是公平。

朱天心：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夫妻平权观念，就太好了！肯定了主妇在家的价值，主妇能理直气壮的生活。

何春蕤：报纸常报导有些妈妈带着孩子投河自杀，很多人大概很难以理解，何以家庭主妇不用负担家计，不须抛头露面，每天单纯的过日子，情绪还会走上死胡同。

朱天心：没错，我们的社会是不太允许家庭主妇有太多情绪上的波动，甚至很多文章还会用「带孩子是多么快乐、伟大、有成就感」这种话语，来麻醉家庭主妇的情绪。一旦主妇发现自己表现得不如书本上所说的那般快乐、伟大时，心理难免就会有所冲突，其实这又是袋鼠族另一种难以突破的困境。

何春蕤：谈了那么多，我想做一个结论，有孩子的已婚妇女之所以变成袋鼠，是这个社会压抑女人、

牺牲女人、扼杀女人的结果。我们应该要求社会的组织和分工方式彻底改变，好让女人不必再做袋鼠而可以做自我实现的女人。（本文是朱天心与何春蕤的一次对谈，由《联合报》记者朱铃珠所记录整理。）